



林 墉 传

管 琼 著

广东当代文艺名人丛书
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主编

嶺南美術出版社

林墉传

管琼 著

岭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墉传 / 广东当代文艺研究所主编; 管琼编著. — 广州: 岭南美术出版社, 2005. 12

(广东当代文艺名人丛书)

ISBN 7-5362-3208-X

I. 林… II. ①广… ②管… III. 林墉—传记
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22843 号

责任编辑: 刘一行

责任技编: 谢芸

装帧设计: 蔡宝烈

林墉传 管琼 著

出版、总发行: 岭南美术出版社
(广州市文德北路 170 号 3 楼 邮编: 510045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: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印务分公司

版次: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
200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张: 17.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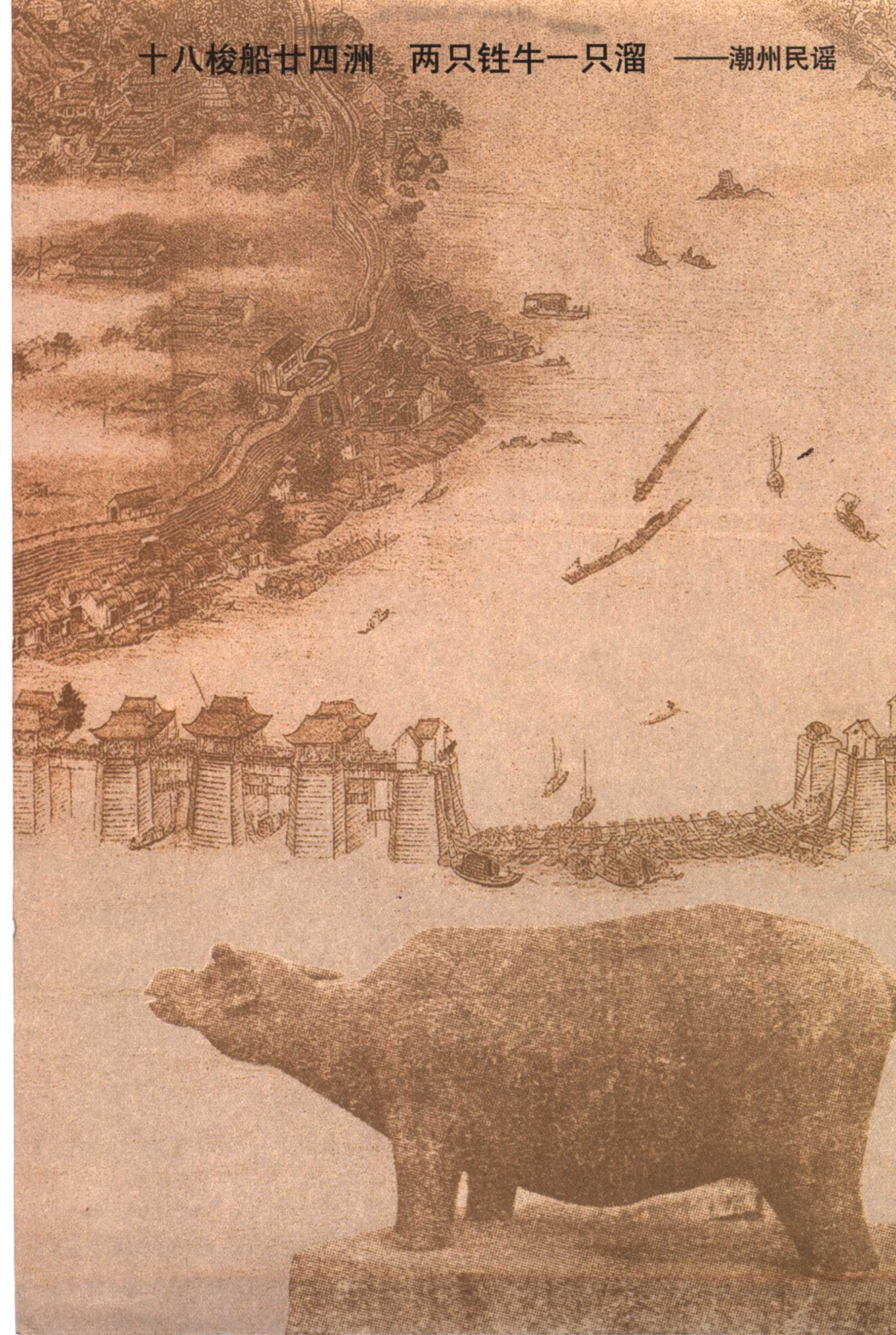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2000 册

ISBN 7-5362-3208-X

定价: 48.00 元



十八梭船廿四洲 两只銕牛一只溜 ——潮州民谣



“广东当代文艺名人丛书”编辑委员会名单

编辑委员会主任

朱小丹

编辑委员会副主任

方健宏 刘斯奋 陈中秋

编辑委员会委员

朱小丹 方健宏 刘斯奋 陈中秋
张小军 吕成忠 曹利祥 廖业兴
周建平 阎静萍 赵镒生

主 编

张小军

副主编

王 琮 谭运长 管 琮

“广东当代文艺名人丛书”编辑说明

“广东当代文艺名人丛书”是在广东省委宣传部、广东省文联党组的领导和指导下，由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策划、组织、编辑出版的一套系列丛书。丛书选取广东文艺界具有突出的艺术成就、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、目前依然活跃在创作第一线的著名文学家、艺术家为对象，用“传”和“评传”的形式，全面总结和评价其创作经验，揭示其生活和创作的渊源和历程，具体而生动、全面而立体地树立其形象。旨在从时代、环境、个性气质等方面探索在广东实现宏大艺术抱负的独特心得，给在“建设文化大省”旗帜下奋进的我省文艺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借鉴和鼓舞，同时也为喜爱文学的青少年提供学习的榜样。

本丛书的编辑、出版得到了省委宣传部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，成立了由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朱小丹同志为主任，方健宏、刘斯奋、陈中秋同志为副主任的编辑委员会。编委会的主要任务是，从总体导向上把握丛书的编辑指导思想，研究和确定入选对象。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负责组织作者队伍，进行具体的编辑工作。经过前期的酝酿、选题策划和论证，决定丛书第一期选取林壙、刘斯奋为对象，创作、出版《林壙传》、《刘斯奋评传》。同时，我们正在进行第二期、第三期的选题策划和编辑工作，本丛书将在几年内陆续出齐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本丛书的体例，除了作者创作的文本之外，还用了一定的篇幅，将传主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或能突出反映其思想和生活历程的图片、文章、言论，一并附录在后。这样的处理，相信是会得到热爱这些艺术家的广大读者欢迎的。

广东省当代文艺研究所
2005年12月

序

钱谷融

管琼是华东师大中文系1985年毕业生，也是我结识的最年轻的朋友之一。管琼生性豪爽，天资聪慧，大学毕业后就走南闯北，先去了新疆克拉玛依，后又去了广东，先后在茂名、汕头等地工作过，一路走来，不仅增长了见识，也写出了一些好文章，她出版的散文集《出发总是美好的》就表现了一个奇女子的独特的人生体验，尤其是她写在西北边陲与南海之滨两段生活经历的记述，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。这次她又写出了厚厚的《林壖传》，特意拿给我看，希望能为此书写序，看着这位年轻朋友热切诚恳的目光，我又如何能推脱呢？

林壖是广东著名画家，其作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，尤其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，他的一批巴基斯坦人物画，其中的色彩和线条都十分精彩，画面很美，在当时的文革后期、各种非艺术因素依旧左右着艺术创作的美术界很突出，可惜我不大懂画，不敢在这里妄作评价；但是我知道林壖出自广东潮汕地区，管琼也在那里工作了好长时间，而我曾多次去过潮汕地区，深深为当地独特的人文传统、自然景观，尤其是精妙的饮食文化所打动，内

心发出过由衷的赞叹。人人都说，世界的美食在中国，中国的美味在广东，而潮汕菜又是中国之最，广东之冠，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类最精绝的美的创造与凝练呢？举箸移匙之间，潮汕人已经把日常饮食变成如诗、如画、如余音缭绕的艺术境界，这又给人类带来了多少享受和福分呵！

如此的天地灵气，必定会孕育出人生精华；而如此人生精华又必定会诞生出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。林墉就是其中之一。而管琼的《林墉传》的特色之一，就是在独特的文化意境中去追寻和发现林墉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魅力，字里行间渗透着她对于人、对于文化、以及对于人与文化之间水乳交融关系的迷恋与理解。在这里，也再一次表现出了管琼广阔的文化胸怀，她一路走来，一路欣赏，一路理解，一路吸收；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够从当地自然风情中吸取精华，从当地文化传统中发现人的魅力，并把它们用自己的话语表现出来，奉献给大家。由此，我作为管琼的一位老朋友，在这里衷心祝福管琼一路走得更好，写出更精彩的作品。

是为序。

2005年9月8日于上海华东师大二村89号

序二

姚玳玫

惊艳之余的体味



上：林塘 作

下：竹久梦二 作

年前，偶然在广东美术馆的资料室里翻读了日本近代画家竹久梦二的画册，被竹久梦二的美女画深深地迷住。这些年来一直在关注女性图像，尤其是大众文化演绎中的女性图像，解读始终带有性别审视或称文化批判的眼光。自以为对美女图像尤其是广告类女性图像的商品含义、媚俗本质、男性中心主义的构型方式有釜底抽薪式的揭发。得意之余，难免武断，总是无缘无故地从各类女性造形中看出色情意味、男尊女卑秩序、性别话语结构之类，玄而又玄，似是而非。直到那天，在美术馆的资料室里，面对梦二的画面，一页一页打开来，一个个柔弱如水的女子进入眼帘。多么阳光灿烂、轻盈自足的女子！与以往的阅读经验稍有些出入的，我隐约地感到“她们”与画家之间有某种默契的关系，或者说，看得出梦二对“她们”的深情投入和体贴呵护。仔细端详这些女子，开始惊讶于人类阴阳两性的天造地设，画里画外两性间的深情呼应堪称天衣无缝，那是人为人心有灵犀的呼应！我对竹久梦二知之甚少，听在日本工作过一年的蔡涛君说，他有一天在日本德岛郊外的一个书店里翻看竹久梦二的画册，这时，一个七十多岁模样的老太太走了过来，指着梦二的画册说：“梦二是真正懂女人的人哪！”这老太太的姑娘时代正是竹久梦二的画最流行的时代，这可说是一个梦二年代的姑娘发自内心的感慨。蔡涛君的话，让我心里微微一震。梦二真懂女人！一个“懂”字，使我对梦二及其笔下的“女人”产生了疑惑且好奇之心，我翻遍了美术



上：林墉 作

下：竹久梦二 作

馆资料室里所有竹久梦二的画册和文集，虽然都是日文版的书，虽然至今仍未找到关于竹久梦二的中文资料，连猜带测地，还是能够看出点道道来。

竹久梦二文集有诗有散文有小说，看得出他是一个活在童年的乡情美梦中的画家和诗人，是那种用心用情用本性去感受自然、领会人生的人。他亦画亦文，图文互释。其中有一本集子叫《梦二慕情》，扉页上有两句话：“恋爱从‘女性崇拜’始，以‘女性崇拜’终”，似乎透露了他的某种恋女情结。集子里缀满插图，画的是各类女子：天真的，灿烂的，忧郁的，悲喜交集的。不知梦二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，他画的童年游戏的玩伴，多数是一些较他年长的少女。我猜测，他童年的生活可能类似于贾宝玉，成长在女孩子群中。当然，背景肯定不是贾府式的深深宅院，而是日本的乡间村野。这些女孩给他提供纯净的空气、生命的灵感、完好的人性形态。也许正是“她们”，促使画家个体的感性潜能自由发展、充分实现，得以保持着自我的本色。因此，梦二的美女画，尤其是一些画乡间女孩的画面，有某种自在、自然、自足的和谐感，这些画面背后，似乎能看到一个画家关于生命、关于爱的深情呈述。

与林壖老师的交往已是多年。作为后辈，一直为林壖老师70年代末开始出现、90年代末抵达顶峰的那批浓墨重彩的“大美人”画作所深深地撼动。凭直觉感到，这批画作不仅写尽林壖老师的才情，更逼近他生命的质地。1997年，我与王璜生合作写

《生命的张力——说林墉》，文中提及林老师的“大美人”系列，说那种美“美得无所顾忌，美得令人颤然”，那是“凌厉之美，恣肆之美，大红大绿大起大落令人惊心动魄之美”。当时就觉得，“大美人”系列美得异样，它们将林老师的霸悍才气与似水柔情，从众随俗的日常心境与我行我素的孤傲个性，疏狂浩荡的大家笔墨与绮丽纤秀的匠心匠气，向外扩张的散耗式情感与内敛深潭的沉沉底气，学院派对正道正流艺术的推崇与民间艺人式对“野技俚音”的嗜好……熔于一炉。当时尽管注意到了“大美人”画作中文化的审美的含义，对创作“大美人”系列的画家的深层心理，则未加深究。后来读林墉老师的《娑娘，潮州的》、《绣花娘仔》，读《秀才娘》和《桂姐》，读《红眠床·红木屐》中的一些文章，才明白，“大美人”能够成为林墉人物画的一道独特标记，并非是无缘无故的。

与竹久梦二似乎非常相似，林墉老师也成长在女孩子群中。他从哇哇落地之时起，就被包围在一个女人的世界里：由祖母、母亲、三个姐姐和远亲近邻的姑姨婆姆姐妹们组成的女人世界。在这个温润水灵的世界里，他受到精心呵护和百般关爱，他对生命、对人性、对美和爱的认识，都从这里开始。及至他结婚成家后，依然有妻子、女儿和三位小姨子众星伴月似地簇拥着。他的一生注定与女人的世界有着深情的牵系。正是这个世界，铺垫了林墉生命的底色。

回过头来重读“大美人”画作，这回领会到

的，竟不是惊心动魄的恣肆挥洒，而是深情似水的温润铺排。从作于1979年的《绿娘》，到1997年的《红百合》，这批“大美人”似乎有一个从实到虚，从素雅恬淡到华丽浓烈的过程。感情的表达由内敛而趋于奔放，由拘谨而变得明朗，其中，唯一不变的是画面背后画家对他的女性人物的深情注视：一种自然的、怡和的、赞赏的注视。我总在想，那些女子就是他童年心仪的某个姐妹：让他暗怀好感的同桌女同学，扮小姐、梅香及家丁游戏中的高傲“小姐”，潮州古巷里绣花姿娘群中的俏女孩九姑，街坊居民会上有着粉红脸蛋的牙医女儿……我想，在女孩群中长大的林墉必然是感性的，女孩子的远离社会政治，远离士大夫式经国济世的文化熏染，她们身上保存着更自然更本真更美好的人性形态，她们如空气般地滋润着童年林墉的心灵，告诉他什么是美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感情。这种滋润似有若无，却是沁心刻骨的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，就这样惊叹于他周围的姐妹：“老天，老天，你有多少精华灵秀，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！”在女孩子群中长大，贾宝玉更懂得欣赏自然感性的人——他那些清纯如水的姐妹们，并形成他的视女子如水、视男人如泥的泛爱情结。

竹久梦二、林墉老师的画作也流露着这种情怀。

让我同样感兴趣的，林墉老师的这批“大美人”在图样上的前后变化，这种变化是否也呈现了某种心理迹象？80年代前期，他的《绿娘》、

《竹影》、《黑辫子》、《月初升》、《闽南小妹》，基本用的是学院派严谨、写实的笔法。线勾、淡彩、浅墨，白描的画面和清纯的女孩。到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，“大美人”为之一变，裸女体，线勾，白描，画面变得抽象、简约且浪漫，女形体作为画面唯一的形象呈现着更纯粹的形式构成。《芒光》、《晨起》、《流水》属于这一类。之后，这类画面又点染上斑斓的繁花似锦的背景——花艳，叶阴，人美，却有风霜迷离的感觉。画面的含义变得更复杂、多重，诸如《花荫》、《山鬼》、《秋浓》、《美女与小鸟》、《红百合》之类。此时，乡土的纯情的格局已被打破，女形体突出的性征和缤纷繁丽的背景，引人作更多的联想。

我总在想，灿烂至极，而后是平淡。90年代是林壖老师人生道路最为灿烂辉煌的时期，这个时期，他对生命的理解，仍然借助自然感性的女子形象加以表达。以灿烂女子表现生命的葱茏葳蕤，是否是画家与形象在互为诠释？也许是不自觉的诠释。这个时期的“大美人”，艳丽，热辣，成熟，扭动着女体的曲线，撑满生命的张力——那种形态，比起前段，要舒展而饱满得多。如果“大美人”系列确实是画家生命形态的不同时期的折射，那么，80—90年代的这批“大美人”，应该隐含着画家该时期新的生命内容。这批画中有一幅名为“芒光”，的确，这批画里真的闪烁着生命的“芒光”。在“西北风”席卷画坛，蹲墙角抽烟袋、表情苦涩深沉的西北老汉被视为最“酷”

造型的当时，林老师的这批画作，曾经招来“浅俗甜美”异议。从某个角度看，浅俗甜美正是林老师对生命的自然日常形态的带有审美意味的赞礼。缘于对女性的自然感性形态的偏爱，林老师的人物画以“大美人”系列最显性情和才气，最显生命体悟的精彩。

去年又与王璜生合写《终究是林墉》一文，对1999年大病之后的林墉老师作了评述。2000年至今，应该是林墉老师的“绚烂至极而归于平淡”的阶段。大病之后，对生命的更加彻骨入里的体悟，使他真正地归于平淡。他对自然感性的日常生活的兴趣，更明显地浮现在他的新作中。

每个人对生命的体悟，都有自己的缘由。竹久梦二如此，林墉老师也如此。

管琼的约稿，唤起了我对林墉老师的“大美人”画作的重读。特记下点滴体会，以请教于各位方家。

2005年9月30日
于广州珠江新城寓所

